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七十一回 看壁詞癡人入化 談天性俠女驚心

隨氏驚疑了一會，悄悄的關好紗窗，脫衣上床，假作驚醒，連連喊丫鬟進房間：「老爺到那裡去，怎不在床上了？」丫鬟都吃一驚，拿著大蠟燭，各處照著，隨氏光身搭拉著一條褲子，同著找尋，復至裡房並院子夾巷，翻天的尋覓，不見蹤影。隨氏盤問丫鬟房門扣搭，丫鬟道：「昨日關房門出去，是搭好扣搭的，方才來開，仍是搭好；現在各處窗及總房門，俱是扣搭好的；這老爺從何處出去？」隨氏哭道：「若老爺不見，我是只好上吊的了！」丫鬟聽說，一齊害怕，登時哭哭啼啼。隨氏穿起衣服，又到丫鬟房裡，搜尋一遍，只少翻起地皮。忙叫丫鬟，去敲門報信與爺。大桃見隨氏著急，只待尋死，悄悄吩咐：「守緊著姨，若放他死了，俺們便都沒命！」同著大丫鬟，慌去打門。裡面的人，都因連日辛苦，睡死了去，那裡聽見！大桃只得尋塊石頭敲撞，才得接應進去。又全連褲子也不及穿，趿上鞋兒，裹著一件皮衣，飛奔入房查究。隨氏滿眼掛著涕淚，告訴又全說：「是好好抱著老爺同睡的，夢醒轉來，就不見了老爺，慌忙喊叫丫鬟進房，各處尋到，沒個蹤影。」又全喝丫鬟，將隨氏剝去衣服，跪在地下，罵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奴才，你還想性命嗎？這樣一個仙人，你放他去，誤我大事！待我審問明白，拿尖刀挑出你那黑心來，看是怎麼生著的？我把你那樣看待，你被他快活了，就顧他不顧我嗎？」隨氏發抖痛哭道：「受爺深恩，百般伏侍老爺，……」又全怪喝道：「什麼老爺？我貪著他精好，要常遠受用他的，才是這般待他。他這樣沒良心，串通著你逃走，還是什麼老爺先生的撒那聲嗎？」隨氏道：「百般伏侍，原圖他死心塌地，補益爺的精神。奴也是個人，也有靈性，豈不知道爺的法度，敢放走他？奴若貪圖快活，還肯放走他，又不同他逃走，在這裡受爺的法度！只因他口口感念著爺的恩德，手腳又不能行動，奴才放心溫養著他，夜裡好好的抱著他睡覺。忽然做夢，那算命的就像仙人打扮，囑咐著奴說：『是玉帝召他去，不能耽擱，教奴轉謝著爺，說將來還要送仙丹來。』他沒說完，就踏著一朵雲，飛上天去。奴嚇醒轉來，床上已是空空的。連忙喊醒丫鬟進來，各處照著，連床底箱罇，小院夾巷，沒一處不尋到，只少翻地皮。各處天柵窗，又都關好，房門又是丫鬟開進來，說是扣搭好的，奴又到丫鬟房裡翻一個遍，總房門、院門又都門好，不知是怎樣變化出去的？急得奴只待上吊，生生的被丫頭守住了！奴若有一點歹心，爺便碎剮了奴，奴也死而無怨！」此時各房姨娘、丫鬟、僕婦，已擠滿一房，都替隨氏捏著兩手的冷汗。又全吩咐，彩過三個丫鬟，剝去衣褲，赤條條的跪下，喝道：「你們昨晚是什麼時候睡覺？院門房門可曾門扣好的？那算命的可在床上？後來如何知道他逃走？你們起來，這院門、房門，是開的關的？那算命的日間可曾下床走動過？逐一從實說來，敢扯一句謊，就立劈了你！」三個丫鬟一齊哭著說道：「昨日一更多天睡覺，總房門、院門是先門好的，房門還是大桃扣好的，那時姨合算命的都睡在床上。半夜裡姨怪叫喚起來，丫鬟們進去，房門還是扣好的，算命的不知那裡去了。姨光著身，搭拉一條褲兒下床，合丫鬟們遍處尋到，只除地皮沒翻起來。姨又到丫鬟房裡搜尋，又只除地皮沒翻起，各處的窗門戶都是門搭好的。算命的從沒下床，連尿都是大桃含著雞巴吃的。姨哭著只待上吊，是大桃叫小丫鬟看著，才敢進來敲門報信。外面的門，又都是關好的，不知算命的從那裡出去？」又全呆坐在椅上，暗想：這真不像是隨氏放走。各姨猜說：「莫非真會變化？」

又全沉吟一會，忽然想起，忙著人去店中捉拿徒弟。恰值店家來報：「徒弟於夜裡在逃，不知去向。」又全愈加疑惑，查問外面門戶，可曾開動，自己走出院去，四面觀望，見簷瓦整齊，牆頭並無痕跡。須臾，外邊回進來說：「外面幾十軍門戶，一重沒開；方才店中來報，還站在大牆門外，沒敢敲動。」又全尋思：這樣圍牆，插翅難飛？又是吃了墜陽丸的，如何逃出？莫非真是個仙人麼？復身進房，一眼就看見板壁上的字兒，忙近前一看，失驚道：「原來真是仙人！」又重複逐字細看一遍，驚喜道：「這詩上明說著，還來送金丹，又囑咐我看顧他兩人；仙人的說話，還敢違拗嗎？」因一手拉起隨氏道：「是我錯怪你了！誰知這師父真是仙人！快去穿好衣服，你看見師父寫這詩嗎？」隨氏道：「那算命的總沒下床，那見他寫什麼詩？」

又全道：「罪過，罪過！怎還叫他是算命？以後你們都稱為仙爺。你還是他前世的妻子哩！將來還要送金丹與我，合他那夢，一些不錯。你也不是做夢，是師父顯的神通，我好快活。你們都看這詩，不是明說著嗎？這字寫得龍蛇飛舞，不是仙人，也寫不出來！」五姨道：「這字也不是墨寫的，怎這們青巍巍、紫爍爍的？」又全定睛細看，把手指蘸著唾沫去擦，又擦不下顏色來。說道：「方才還像是墨，怎這會子，只顧變了顏色。」五姨道：「俺們一屋子人，怎頭裡總沒瞧見這詩？」又全失聲道：「是呀！我頭裡怎也沒瞧見？莫非仙爺還在這屋裡？快叫那三個丫鬟起去，穿好衣褲，來點香燭。」一面就要跪下去磕頭，卻想著沒穿褲子，忙叫丫鬟去取衣褲鞋襪，並請太太出來。

各姊因又全驚疑，大家都回頭擊頸，疑神疑鬼，真個像素巨隱形在屋。獨有隨氏肚裡明白，暗自好笑。不一時，太太已到。又全穿著好了，先拜了八拜起來，備細述與太太知道。太太失驚道：「你今日說他是呂祖，明日說他是純陽，妾身總不肯信；後來九姐現了原身，才有些信意。如今看起來，竟是仙人無疑了！他這詩的意思，老爺可解與妾身一聽。」又全指著道：「這頭上兩句，是說他是大羅天仙；這兩句，是說前世與十五妾做過夫妻；這兩句，說因想著十五姐，動了凡心，才受這七日的災難。」太太道：「老爺這樣尊奉他，日夜守著他前世的妻子，怎還說是災難？」又全道：「他為動了凡心，把神仙職分幾乎弄掉，若不是壓死九姐，還不得昇天，不算是災難嗎？這幾句，說九姐是八百歲的狐精，已吃過了三千個人，仙爺因除滅了他，才許他仍復仙班，不得再留人間的話。」太太道：「嚇死人！怎九姐這樣嬌柔，會吃起人來？」又全道：「你沒見他那爪兒，如刀鋒一般的快利，若非仙爺除滅，久後我們這一屋之人，怕不都被他吃下肚皮裡去！這兩句，說三姐性子雖拙，我的宗支還仗他延接下去；這一句，是叫我好待三姐合十五姐。」太太道：「十五姐不消說了；這三姐拗著，不肯奉承他，怎的爺轉不怪他？」又全道：「這才是神仙哩！宰相肚裡好撐船，何況仙爺是大羅天仙？這幾句，是說還要送金丹給我的話。只這拍肩彭四字，懂不的，下面這些話，也不甚明白，你們眾人，可有懂得的？」各人面面相覷。惟隨氏經素臣解說，一則記不清楚，一則不敢招認。太太道：「只有三姐滿肚骨董，除非去問他。」又全道：「我原要去看他，虧他是沒恨心的，我去說知仙爺之意，安慰他一番，就便問他。」說罷，慌慌的進去了。

太太問隨氏道：「誰知你前世竟是仙人，以後和你姊妹稱呼了。」

隨氏道：「太太是何等人，奴是何等人，怎敢姊妹稱呼？」太太道：「仙爺救了我一家性命，賢妹就是恩人，怎不好姊妹相稱呢？」太太必要改換稱呼，隨氏必不敢依，眾姨都在哄勸。又全歡天喜地的，走進房來，看見眾人形狀，問是何故。眾姨把太太之意，及隨氏不敢依的情由，述了一遍。又全道：「這太太主意不差，連我們都要改口，太太既認做姊妹，我以後就稱仙姨，你們俱稱仙娘；他只叫我姐夫，叫你們做某姐。我以後也不敢進他的房，等仙爺再來賜了丹藥，請了仙旨，若是我與仙姨還有姻緣之分，再與他重續前緣。」太太道：「這轉是妾身不是了，怎叫妹妹獨守空房？」隨氏忙接說道：「爺的主見極是，仙爺既說還來，等他來時，聽他主意，才見爺的誠心。倘或觸怒了他，不給丹藥與爺，豈不是奴之罪？奴受爺的大恩，敢貪著一時歡樂，致誤爺的大事！望爺及太太詳察！」又全大喜道：「你說的話，句句從我肚腸裡穿過去的！我只怕惱了仙爺，致誤大事，才說這忍心話，你不怨我，反安心樂意的成全我，可見前世真是仙人，今世現有半仙之分了！但方才說的這些稱呼，卻斷要依我，才見我待仙爺的誠意！」隨氏恐有變頭，說道：「別的只得聽從，獨要稱爺做姐夫，卻斷不敢！」又全沉吟道：「也罷，仙姨以後只叫我李爺便了。」隨氏也便依允，自此把稱呼都換過了。

又全道：「方才我去問過三姐，三姐說拍肩二字，是仙人洪崖故事，我很知道，只一時相不起來。那彭就是彭祖，吃了仙爺的金丹，就要活到八百歲哩，你說造化不造化？臨末幾句，是桓伊、呂祖的故事，我卻記不清了，總是約著再來的日子。三姐說：『明鏡團圓是十五，梅花是正月；又有什麼江城大羅天仙依傍，又有仙姨幫襯，怕不升上一級去，也做個天仙？就可長生不老，真

個要快活死我也！」說罷，復向壁間逐字看玩，嘖嘖歎賞。又取水來揩洗，愈擦愈明，休想擦下一點顏色，分外紫巍巍，青燦燦，光彩奕奕。指與眾人道：「你們只看這字，不是天仙還寫得出來嗎？」

大家咋舌驚歎。又全添上香片，剪去燭花，領著太太、隨氏及各姨一齊叩拜。又全道：「徒弟肉眼凡胎，不知恩師仙翁是大羅天仙，一切看待不週，死罪，死罪！」復拜了八拜起來，向太太及各姨道：「我悔死了！那兩日若不替那狐精開喪出殯，你們俱得與仙父交媾，便過了仙氣，求他當面指點，得了採戰真傳，此時便可修煉。若早知他是肉身仙人，就是太太，也該陪他同睡一夜，過些仙氣也不枉我做夫妻一場！」太太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合仙人同睡，就真個過了仙氣嗎？」又全道：「怎不過了仙氣？那白牡丹不是同呂祖睡了三夜，就做了仙人？秦國的弄玉公主住的百尺高樓，仙人蕭史乘著鳳凰到他樓上，日日與他同睡，過足了仙氣，便把那公主的肉身都帶上天去。休說與仙人交媾，就是吃了仙人的糞，都是要成仙的。」太太不信道：「與仙人交媾，說是過了仙氣，還有這道理。怎那扇出來的臭糞，都是好吃的？」又全道：「我說個故事你聽，你就知道。有那一府，那一縣，一座橋上睡的花子，半夜裡醒來，見八個人也是花子模樣，在那橋上吃酒行令。這睡的花子偷眼瞧他，只見菜碟裡，都是活炸蟻，一個個跳入八個人嘴裡去，給他吃嚼。這花子疑心是仙人，跪著問他求討。八個人起身就走，這花子爬上去追趕。七個人走的快，如飛去了；只有一個癩子，走得慢，被這花子扯住求告。那癩子說：『你瞧著我光著身子，把甚東西給你？給一堆屎你吃罷！』蹲下去，就扇出一大堆的屎。這花子把手去撈來，拿到嘴邊，想起了噁心，便在一株草上揩抹乾淨。那知那草登時長髮起來，那顏色就是金子一般。花子才懊悔，要去吃那堆屎，不防一隻狗趕來，把那堆屎都吃盡，那只狗登時就踏著紅雲，上了天去。」

至今那黃金色的草，長有幾丈來高，霜雪不凋。才知道那八個就是八洞神仙，那癩子就是鐵拐李。後來那橋便喚做升仙橋。載在那一省志書上，那有假的嗎？」那小丫鬟道：「大桃姐吃了仙翁的尿，怎還不上天去？」太太道：「那吃屎的就成仙，這話到底信不的。你吃了仙翁的精，不比大桃吃的尿更好了？怎還要仙翁來賜仙丹，才得壽長八百呢？」

又全道：「我也想來，仙人的等級，原多著哩。比如官員裡面，宰相也是官，巡檢典史也是官；宰相放一個屁，不比巡檢典史說一百句話，還響當些！那鐵拐李與呂祖，同是上八洞天萬劫不壞的金仙，合官員裡宰相一般尊貴了，他的神通還估得出的麼？仙翁雖是天仙，思著凡還要謫降，也只說逍遙各洞天，不知是中八洞，下八洞，若是下八洞，便差的遠了！比如宰相要給你官做，他只要一開口，你就是個官兒；京堂科道，就須保舉引薦，慢慢的替他打算。所以吃鐵拐李糞的，就成仙。吃仙翁精合尿的，還不能成仙。但雖不能成仙，也要有些仙緣，才得嘗著那仙精的妙味。只我一人知道那種補益？是你們通知道的。若沒有仙緣，如何吃得他。至那仙尿，雖不及仙精，然必有好處。只叫大桃實說出來，你們就知道了。」太太真個盤問大桃。大桃見又全說有仙緣才得吃仙尿，遂分外形容道：「仙翁的尿又香又甜，又鮮又肥，那肥就比奶子還肥，那鮮就比核桃仁還鮮，那甜就比西瓜瓤還甜，那香就比薔薇露還香。吃下去，從嗓子直到小肚子都是熱洋洋，酥融融的，說不盡那種的受用，真個比人參桂元湯補益多著哩！」又全和大桃一番說話，把太太和各姨俱說渾了，懊悔前日無緣，沒過著仙氣，吃著仙尿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百不自在。又全道：「何如？我如今主意要把杏綉抬起來頂了狐精的缺，把大桃抬起來頂了仙姨的缺，掛做十七十八的位次，空著九合十五的名數，仙翁雖為仙姨下凡，卻虧著杏綉引進，要算一個功臣，他又伏侍過仙翁洗澡，同睡半夜，算來也有些緣份。大桃那日就抱著仙翁同睡去，連日吃過仙尿，他那身上皮肉，也與別的丫鬟不同。把他兩人拔了起來，使仙翁知道，也說又全有個敬心，是與仙翁沾著皮肉的，待的都與眾不同。今日就請醫生替三姐調治，將來諸般好待他。太太房後，現空著五間大房，請仙姨暫住。等仙翁來稟明，若還有姻緣之分，就稱呼為後堂太太，與太太如娥皇、女英一般，不分大小。將來封侯拜爵，便請兩副封誥。仙姨這房，就給大桃住著。這板壁起到後堂，每月朔望二日，在板壁前裝點香燭，大家禮拜，以表這點誠意。太太，你說我這主意可錯？」太太道：「主意是不错，只恨妾身沒福，休說別的，只這樣肉身仙人，現住在家六七日，連面也沒見過一面兒！」各姨未沾皮肉，亦俱懊惱。又全道：「只是我沒主意，我那時卻認不真他是仙人，他若再來，務必求他合太太同睡一夜。那仙人是大慈大悲的，肯濟渡人，太太現又與仙姨給做姊妹，斷沒不肯的事！等太太睡過了，再替他們說情。你們都是赤身伏侍過仙翁的，情管也受用得成仙卵，過得仙氣哩！」太太及各姨方才回過意來，巴想那後來的造化，大家歡喜。獨把一個已經皈正的隨氏，聽著一派癡話穢言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好氣。

是日，即將隨氏遷入正房，撥了六名丫鬟，兩名養娘伏侍。把杏綉、大桃抬放作妾，晚上大開筵宴，怕攪擾隨氏，專送一席，任隨氏在房自在而飲。隨氏吃過，正待安息，只見兩對丫鬟，提著紗燈，照杏綉、大桃進來，鋪氈叩見。隨氏慌忙去扯，杏綉道：「是爺定下的，見仙娘合見太太一般，是必要行大禮的。」兩人叩拜起來，隨氏道：「二位喜也！」杏綉掩著小口，只顧要笑。大桃皮膚燥癢，喜得扯開了嘴，合不上來，都說是靠著仙翁、仙娘洪福。二人出去，隨氏收拾上床，想起素臣妙計，不特免奴打罵，並得全奴廉恥。但不知武士何來？此時安息何處？將來何時救奴出去？隨氏自在猜想。那知素臣出去，又受一驚，卻是為何？那武士負著素臣高低跳躍，起步如飛，二更多天，走有百十餘里，來到一座深山。山岩之下，有幾間茅屋，輕輕叩門三下，裡面一個粗黑丫鬟開進，那武士把素臣放下，自進裡邊去了。素臣拱立而待。不一會，走出一個女子來，素臣舉目一看，只見：髮挽烏雲，膚堆白雪；蛾眉入鬢，翠生生斜卷濃煙；鳳眼垂珠，光燦燦半含閃電。伏犀貫頂，瓊樓鼻直起天庭；飛鳥銜桃，絳紗唇緊包地閣。秋香色一條綫帕，橫束著鐵錚錚綽約小蠻腰；湘水痕八幅羅裙，平遮過窄伶仃夭矯凌波步。

那女子朗朗而言道：「吾非世人，乃泰山碧霞元君位下，靈報司仙使。泰山日觀峰下，有玉面狐狸幻作人形，吸人精髓，貫盈數絕，死於汝手。他有子孫眷屬，告在元君位下，說汝既淫其軀，復害其命。元君震怒，因本使主管此山，特敕拘汝魂魄，審明解勘。本使因汝素有直名，不忍遽傷爾命，特命黃巾力士攝汝前來，勘定口供，再請元君法旨。」說話時，只見那武士提出許多鮮血淋漓的心肝，擦在地下。那女子指著道：「本使這裡法度利害，若有一字藏露尾，便要照樣處置哩！」素臣微笑道：「碧霞元君，乃小說荒言，道書誕說，何嘗實有其人？元君既屬荒唐，則仙使更為誣捏！若說妖狐之事，我誤落又全坑塹，精亡力乏，欲避不能，欲辭不得，幾番欲捐此軀命，而上念東宮，下思老母，不敢拘溝瀆之小節，而誤國家之大事，是以舍經為權，任其侮辱。然身居糞穢之中，而心超埃垢之外。迨至妖面忽呈，雄心勃發，殲此妖孽，以免流毒世人。此則事偶相會，數適其然，何云既淫其軀，復害其命？恩姊不惜男女之嫌，黑夜背負，出之虎穴。難弟感恩刻骨，方欲竭誠叩謝，再求示援救之故。何乃裝神捉鬼，唬嚇起難弟來？實所不解！」那女子變色按劍，厲聲喝道：「滿天地間神明仙使，羅列森布，非汝腐儒所知。妖狐自取殲滅，亦姑弗論。只問你合那十五妾，日夜同床，所作何事？還敢說是心超埃垢之外！本使因你薄有時名，肯據實供招，或可將功折罪，要在元君前竭力保救；怎反說元君為荒唐，指本使為誣捏，不把罪情一一首出，豈謂吾劍不利耶？」說罷，一劍劈下，把一張桌子，劈分兩半。素臣笑道：「那十五妾，姓隨，因我曾救他性命，百計周旋。我和他雖同宿一床，但有感恩服德之心，並無苟合私通之事；此心惟天可表，亦不必求白於人！我文素臣一生守正，不信邪言，若說元君不是荒唐，仙使不是誣捏，雖斬頭瀝血，不能改易其辭！欲殺即殺，何以怒為？」那女子收劍入鞘，伏地謝罪道：「文爺真天人也！」素臣慌忙拜伏於地道：「難弟蒙恩姊救援，該拜謝活命之恩，何敢反受恩姊之禮？」

大家平拜起來，分賓坐下，丫鬟送上香茗。那女子道：「奴家姓熊，小字飛娘，幼慕紅線、轟隱之風，略知擲劍跳丸之術。久仰文翁大名，因受方兄重托，故不避嫌疑，黑夜相救。只因遇見李家之喪，路人皆知棺中係一玉面狐狸，與星土交合泄精而死；又見文翁深居內院，與那十五妾恩情眷戀，心中深以為恥。故特假稱仙使，裝威作勢，追問真情。豈知文翁心事光明，神識堅定如此！怪不的六雄感德，三叛傾心，說是從古來第一英雄也！」素臣忙問：「方兄何人？何為六雄、三叛？」飛娘道：「六雄即六義，是福建省中豪傑。

奴這裡青、登、萊三府出名的，有五忠，三叛；五忠是掖縣李又全、即墨蔡子公、萊陽郝三風、樂安洪子興，合著舍妹文登賽要離。三叛是萊陽白玉麟、海寧方有信，合著舍弟文登賽麥鐵。奴所說方兄，即方有信也。」素臣暗付：六雄是金面等六人，方有

信想即施存義？因道：「我與方君未謀一面，如何知我被難，托恩姊來救拔？令弟令妹，怎又一列於忠？一列於叛？天津有女冠賽要離，與令妹是一是二？乞道其詳。」飛娘道：「方兄因有好友札來，知文爺駕臨登、萊，著人迎探，知道陷在李府，故懇奴家相救。天津之賽要離，即是舍妹立娘。奴與弟妹同胞三人，各有些小本事。舍弟勇力善走，故渾名賽麥鐵；舍妹喜為報仇行刺，故渾名賽要離，奴家略知劍術，外人也起有渾名，喚做賽隱娘。姊妹三人，志趣不同，貞淫各別。奴家自行己意，不肯依傍他人。舍弟交結英雄，要為朝廷出力。舍妹行刺妙化和尚被擒，就在天津做了女冠，與妙化誓為夫婦，同事普王。奴因父母雙亡，守貞不字，獨住此山。與舍弟常時廝會，音信相通；舍妹斷絕往來，已三年矣。這五忠，是景王之忠，三叛，是景王之叛；是那班逆黨編造。其實忠乃是叛，叛乃是忠。」素臣方才明白。那黑丫鬢已換過桌子，擺上酒飯來，又是一大碗心肺肝血鮮湯。飛娘笑道：「方才擦出來試文爺膽量者，即此物也！」飛娘略不避嫌，陪著素臣同桌飲啖。素臣道：「恩姊貴庚？怎不與令弟同居？如此英雄，何以出於忠叛之外？」飛娘道：「奴年二十八，性厭風塵，獨居此山，以草木禽獸為生，無求於世。」指著那黑丫鬢道：「此名黑兒，頗有膂力，日常叫他上山打柴捉獸；有利害的，奴便親去擒拿，吃不盡了，叫黑兒上市易換酒米。除朔望二日，到白兄處聽講外，平時杜門不出。這兩扇門，人都喚作鐵門，沒一人敢來敲打，只有舍弟及方、白兩家人來，才敢敲擊。以此與世事相隔；因不入忠，亦不入叛了。」素臣飲啖畢，正色拱手說道：「難弟受恩姊救命之恩，無可報德，竊以一言相勸。天地之德，莫大乎生；祖宗之氣，不可使絕。故天地定位，必有配偶；陰陽通氣，始成化育。若徒逞英豪之見，廢夫婦之倫，在天地為棄物，在父母為逆子，竊為恩姊不取！」飛娘道：「人生貴適意耳！這口劍，便是奴的丈夫，日夜廝守，坐臥不離；無事時，在深山空谷，拂拭舞擲，便是顛鸞倒鳳；有事時，在深閨密室，探囊取物，便是夫倡婦隨。這黑兒，便是奴的子女，生前奉養，死後葬埋。若一入塵緣之累，便為拘縛，夫妻情慾，兒女牽纏，有如苦海，奴今生誓不墮落其中，受那塵緣之累的了！」

素臣道：「難弟前日，與那隨姓女子，講解廉恥二字，把一個淫女化為貞女。如今合恩姊講天性二字，要把一個俠女化為孝女，伏惟垂聽！請問，恩姊之身，從何而來？必由母腹而出。子在母腹，十月胎生；這十月內，始則吞酸嘔吐，飲食不思；繼則腹重腰疼，坐臥不適；後則臨盆坐蓐，痛苦難當；禍福判於須臾，生死懸於呼吸。幸得生了下來，三年之內，推乾受濕，乳哺抱持，風吹肉痛，魂夢驚心，若有疾病纏綿，跌撲傷損，恨不得將身替代，千般疼惜，百種憂煎。如此劬勞，如此困苦，方得長成，豈不願恩姊嫁個丈夫，室家和順，生男育女，承接宗支，反願恩姊無夫無子，竟獨終身麼？惟大英雄，大豪傑，天性最深；恩姊如此英豪，豈無天性？若把父母所願望之念，丟在腦後，不勉強去體貼，便是逆女；雖有俠氣，豈為英雄？孝為百行之原，人若盡不得孝字，便與禽獸無異！羔羊尚知跪乳，慈烏尚能反哺，人若不以父母之心為心，便並禽獸不如！詩經上說的：『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；欲報深恩，昊天罔極！』恩姊父母早亡，劬勞之恩，無從報答；只有把父母之心，時時提起，不忍違背著他，便是報恩！若但行己意，舞劍行樂，從井救人，把親恩全不提念，良心何在？天性何存？人身如樹木一般，子女皆其枝葉，若把枝葉伐去，樹木必然枯槁；生氣一斷，父母之魂魄無依；生理一息，兩間之人類俱絕！佛教所以得罪於聖人，正為把這生理滅，使天地之氣化不行，祖宗之血脈斷絕，不仁不孝，萬惡之魁！故難弟一生以辟除佛教為心。恩姊不體貼父母之心，衍續天地之化，便與佛氏邪教無異，為天地父母之罪人矣！況且血氣有盛衰，人命有修短，世事有變更；恩姊此時正在壯年，黑兒足供驅使；倘年衰力憊，黑兒或有他故，孤身一人，獨臥荒山，飲食誰來供養？疾病誰來看問？膚癢骨疼，何人摩撫？淒風苦雨，獨自傷心！臨終無殯葬之人，死後無祭祀之主，到得那時，悔已無及！孰若曲體父母之心，早遂室家之願，使先人不怨恫於地下，子女得承奉於生前，疾病有關切痛癢之親人，死後有料理棺衾之骨肉，孝道無虧，生理不絕，不得罪於天地父母之為得乎？」素臣這席話，說得飛娘面赤鼻酸，心驚肉跳，額汗津津，眼淚簌簌，大叫一聲，轟然倒地。正是：

苟合固如交獸類，守貞終亦礙人倫。

總評：

忽然想起，想起何事？讀者貪看熱鬧，將錦囊丟至腦後，非作者想起，更無一人想起也。妙在亦是夜裡逃走，可為經營匠心。

又全因壓死妖狐，已疑素臣為仙，故一經隨氏辯白、丫鬢聲說，即呆在椅上，強半疑仙，欲為隨氏開脫。更有錦囊一逃，不先不後，湊成咄咄怪事，雖無題壁，亦不至虧苦隨氏矣！曰意。疑惑者，愈疑素臣之為仙人也。及見題壁失驚曰：「原來真是個仙人」，可見滿肚仙人疑胎已久，至此始豁然天開，實實落落，信為真仙。萬才還象是墨。怎這會子只顧變了顏色，及頭裡怎沒瞧見，俱是信到極處，方始疑神疑鬼也。不可不知。

說彭錢即是彭祖，使整整作活八百歲，想又欲仗仙爺仙姨升上一級，做個天仙。寫癡人癡想，真是發笑！世人不學仙則已，一學仙，其癡未有不如此者，切勿但笑又全。

過仙氣即可成仙，而以白牡丹、弄玉為證；吃仙糞即可成仙，而以升仙橋為證。前世癡人說下癡謊，為後世癡人引證。一部《太平廣記》，那一句那一頁不是此類？而癡者十一、信者十九，何也？

仙人各有等級，以宰相知府知縣例之，癡人乃有此意智，亦是癡想所到耳。大桃因仙緣之說，遂極形尿之香美，令太太、各姨俱不自在，寫出一屋之人淫癡之想，真是妙手空空。

又全姬妾除焦姨外無不邪淫，獨空一太太，故於此處補之：只恨妾身沒福，是恨不得過仙氣也。又全之勢必求他和太太同睡一夜，方回過意來，大家歡喜，是喜後來終得過氣也。與《金瓶梅》吳月娘上泰山一色，而彼寫其事，此寫其意，正復不同。

武士何來，已思之不得，乃更有靈報司一幻，武士撩心肝，仙使劈桌子，俱令讀者瞠目變色，莫知其故。奇事奇文。

若說元君不是荒唐，仙使不是誣捏，雖斬頭瀝血，不能改易其辭，如此方是不信邪。方可避邪，安得不伏地謝罪，以天人目之？

素臣剛得性命，即苦口於救命之人，非與造化小兒一鼻孔出氣者不能。而勸淫女是禁其苟合，勸俠女是導使好合。劈真反對，則又文法之變。